

佳妮
Jia Ni

著

才

貌

冠

绝

身

有

异

香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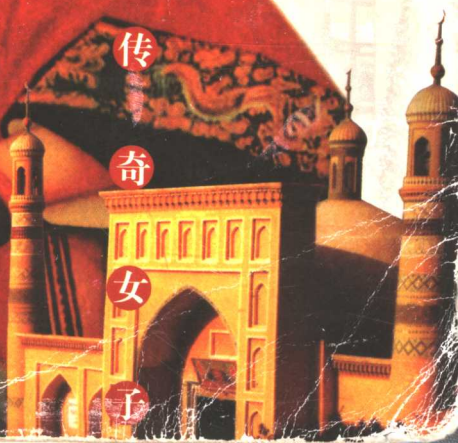
奇

女

子

香妃传奇

XIANGFEI
CHUANQI



中国言实出版社

香妃传奇

佳妮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妃传奇/佳妮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

ISBN 7-80128-360-0

I. 香…

II. 佳…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965 号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

电话 64924716 64924761

<http://www.zgy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75 印张 300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22.0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通过影视等强势媒体的广泛传播,近年来,香妃的形象突显荧屏。事实上,有关香妃的事迹及传说,自清末以来就经久不衰。相传香妃是回疆某部王妃,不假熏沐而体有异香,乾隆久闻其芳名,但一直无缘染指。后来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飞书下谕,令爱将兆惠将她掳进宫中。香妃貌美体香,又擅长歌舞,果然倾倒后宫。乾隆为讨她欢喜,大肆封赏之余,在宫中修建宝月楼,又在紫禁城附近建回民营、清真寺以减其思乡之情。无奈香妃矢志守洁,随身携带小金刀,这令乾隆无法“零距离”接触香妃,甚至使多情的乾隆无心打理朝政。后来皇太后闻讯,趁乾隆避居斋宫时,将她赐死。

香妃是真有其人?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她真是被太后赐死的吗?据清史专家考证,乾隆确有一位身有异香的回部妃子,于乾隆二十五年进宫,初封和贵人,后进为容妃。民间百姓爱称其为“香妃”。

香妃是新疆秉持回教的始祖派噶木巴尔后裔，名叫伊帕尔罕，世居叶尔羌，其族为和卓，其父阿里和卓早年去世，香妃和哥哥图尔都随叔叔额色伊避居伊犁。乾隆出兵平定准噶尔时，额色伊和图尔都协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出于安抚回部的需要，乾隆封额色伊为辅国公，加封图尔都为一等台吉，赐第京师。乾隆二十四年，香妃随叔叔进京，第二年召幸入宫。

据记载，乾隆自始至终对这位回部妃子宠爱有加，不仅让她别住装饰一新的宝月楼，又在附近大修回民营、清真寺，并建了一座土耳其风格的浴德堂，以供其每天沐浴。又唯恐香妃不习惯中原饮食，特意从回疆请来名厨驾倪马特为她备膳。乾隆一生喜好出游，堪称“马上皇帝”，在他屡次出巡中，唯一每次必带的妃嫔恐怕就是香妃了，即使乾隆三十年乌什回人暴乱，也没能影响香妃在宫中的受宠地位。乾隆五十三年，香妃撒手尘缘。遵照香妃生前的遗愿，乾隆按伊斯兰教礼仪安葬了这位与他同床共枕生活了二十八个春秋的爱妃。

香妃的形象经过百余年流传演绎，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意象。她既是一位为维族带来吉祥，为新疆送去和平的美丽圣女，又是一位善良正直，敢爱敢恨的天使。她同情那拉皇后的不幸遭遇，从不以色相取悦于君；她秉持与人为善的人生信条，宠而不骄；她还以草原

人 物 表

香妃——姓和卓氏，维吾尔族，教名伊帕尔罕，早年
父母双亡，随叔父额色伊避居伊犁，乾隆
二十五年入宫，初封和贵人，后累进为妃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纳伊帕尔罕为妃，宠爱
有加

乔子明——香妃在回疆时的恋人

阿里和卓——香妃父亲，早年被准噶尔汗处死

敏慧夫人——香妃母亲，随夫殉难

额色伊和卓——香妃叔父，在平准战役中协助清军
作战，被乾隆册封为辅国公

图尔都——香妃胞兄，先被册封为一等台吉，后封
辅国公

密丽罕——香妃奶妈

萨拉尔——哈萨克王子

吉娜——香妃侍女

小和卓霍集占——教主玛罕木特次子，香妃堂兄，
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叛乱
平定后，败死巴达克山

大和卓布那尼敦——教主玛罕木特长子，随小和卓
叛乱，叛乱平定后，败死巴达
克山

玛木特——香妃堂兄，被封一等台吉

霍集斯——乌什大和卓，多次协助清军作战，在平
准战役中立下大功

李慕清——教香妃医术的汉人师父

傅恒——已故孝贤皇后亲弟，任大学士，首席军机
大臣

兆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清军统帅

那拉皇后——乾隆第二任皇后那拉氏，乾隆三十年
“断发”被幽禁，死后仅以皇贵妃礼安
葬

令贵妃——乾隆宠妃，嘉庆皇帝生母

银妃——乾隆的汉族妃子，幼名珠儿，史书记载她
“颇忌香妃”

李公公——香妃入宫后的随侍太监

崇庆皇太后——乾隆生母

苏黛香——香妃嫂子，满人，大臣圆梦的女儿

上 部 少女香妃

1. 天降奇女，身有异香

公元1734年，大清雍正十二年，即回历1144年，西部回疆（新疆南部和东部）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滴雨未落，广袤辽阔的天山南北处处饥荒，目及之处，一片枯黄。昔日青青牧场早被烈日烤焦，偌大的草原几乎看不到成群的牛羊。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筑坛祈雨，依惯例大赦回疆，释放关押在伊犁地牢中的所有重犯人质。

牢门打开，狱吏大喊：“准汗厚恩，放了你们，快出去吧！”

犯人们欢呼着狂奔而去，阿里和卓不大相信地站起来，跟着众人走出地牢，太阳的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突然一个人抱住了他，阿里一看，是大哥木萨和卓，两人高兴地拥抱，真的可以回家了！半年前他们兄弟俩替病重的玛木特教主留在准噶尔汗国作人质，如今终于可以回家了！兄弟俩领了两壶水，一刻也不多停留，日夜兼程向叶尔羌跑去。

狂风粗砺，卷着黄沙，横扫在行人黑褐色的脸上。阿里避过风头，尽力快行。他心急如焚，早在来伊犁作人质时，妻子已有身孕，最好能在孩子出生前赶回去。一路上，不时可见晒得发黑的干尸，常有人摇摇晃晃地倒下，再也没能爬起，旁边的人漠然走过。阿里经过时跪下来，掬了几把沙土，盖在死去的脸上，仰头长叹一声，舔舔干裂的嘴唇，祈祷道：“无所不能的真主啊，救救你苦难的子民吧！”再艰难地爬起来，向前走去。

十多天后，阿里和木萨来到库车，想买些水喝。连年大旱，水贵如油，哪里会有水卖？

木萨从阿里手里接过干瘪的羊皮水袋，向路边一匹瘦马走去，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递给卖马的干瘦男人，那男人仔细地看着玉佩，接过木萨手里的羊皮水壶，从破靴子拔出一把匕首，朝马脖子上捅了一刀，装满羊皮水袋后递给木萨。

木萨猛饮几口，走过来递给阿里，阿里摇摇头，蹒跚着向前走去。

半个月后，阿里回到叶尔羌。看见家门那一刻，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下子跌倒在地。他艰难地爬到家门口，无力地敲着木门。

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回人，正想询问，转而惊呼：“少爷，阿里少爷，你可回来了！”老人喜极而泣，抱起地上的阿里，朝屋里喊：“少夫人，少爷回来了！”

屋里跑出一个女人，虽然衣衫破旧，却难掩她秀丽的面容，看见阿里的刹那间，她泪流满面地怔在那里，手中的衣服掉在地上……

阿里看到妻子明显隆起的腹部，颤声叫道：“敏慧……”

敏慧哭叫一声：“阿里……”。跑过去抱住了阿里，两人相拥而泣。奶妈密丽罕站在不远处，高兴地擦把眼泪，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向屋里走去。

转眼到了冬天。久旱之后，回疆突然下起了雪。雪片狂飞漫卷，昏天暗地，整整下了三天三夜，还没有停，整个回疆一片银白。所有的污秽、罪恶、乱七八糟的赃物都被覆盖在下面，大地重新变得纯洁，如同伊斯兰教礼拜寺大阿訇身上的白色的礼袍，一尘不染，那些暴露在外没有掩埋的尸体终于可以集体按照回教的葬礼掩埋了。

阿里和卓拥着妻子敏慧夫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夫人怀孕已经十个月了，可小家伙还没有要出生的意思。

“这雪好大，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这么大的雪。”敏慧夫人靠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

“是呀，真是一场好雪，叶尔羌有希望了，准噶尔有希望了。”

“阿里，你说我们这个孩子是女儿还是儿子？我想最好能是一个女儿，这样图尔都就有妹妹了。”敏慧停来说道：“不过儿子也好，图尔都一个人怪孤单的，有个弟弟就有了帮手。”

“哦，敏慧，冷吗？”他拥紧了爱妻，望着窗外说：“儿子女儿都好，最好还是一个女儿，长得像你一样美丽。”阿里低头深情地望着怀里的爱妻，“累吗？去躺会儿吧，你已经站半天了。”他扶妻子躺下，盖好了羊绒被说道：“你好好睡一觉，我去教主家看看，有事让买买提找我”。

敏慧微笑着点点头：“你去吧，不会有事的，又不是第一次。”

看着妻子闭上眼睛，他才走了出去，嘱咐奶妈密丽罕细心照看敏慧。密丽罕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五十多岁，长得慈眉善目，脸上弯弯曲曲的皱纹，昭示她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密丽罕是敏慧母亲的侍女，敏慧出嫁时，她随夫人嫁到阿里和卓家。这两年大旱，阿里家也没有多少粮食，仆人们没法全留下。别离时，阿里从家中不多的粮食里，拿出大半分给他们，只有密丽罕和老管家买买提不愿离开。敏慧早年丧母，密丽罕一手把她带大，她们之间情同母女，又帮她带儿子图尔都，敏慧也不愿密丽罕离开。这样密丽罕就一直留在阿里家。

为了让丈夫放心地走，敏慧很快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敏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真的睡着了。她隐隐约约看见眼前一

块五彩祥云飘来，上面站着一个清瘦的老人，身穿洁白宽大的长袍，慈祥的面容掩饰不住难以言喻的沉痛，双眼深陷积满忧郁。身旁站一少女，长得明眉清秀，肤白如雪，粉嫩俏丽的脸上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闪着聪颖的灵光，头顶上罩着一个七彩光环，浑身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幽香，不像花香，也不像粉香，这种香使人神清气爽，她以前从没闻过。

敏慧正仔细打量老人，这老人是谁呢？这样眼熟，猛然间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敏慧！”老人叫了一声。她一惊，回过神来，同时脑中灵光一闪，啊，真主！她惊喜得泪流满面，赶快俯下身去跪拜，“真主，弟子敏慧拜见真主。”

“敏慧，你夫妇宽厚仁爱，生性纯良，虽贵为穆罕默德的圣裔，却能视穷困回人如手足，有衣同穿，有粮同食；你夫阿里嫉恶如仇，一直秘密反对准汗的残暴统治，今天赐你圣女，愿她能给回疆带来福音。莹魂，你随敏慧夫人去吧！”

“是，叔叔”！莹魂转过身来，对着敏慧说：“夫人，我以后就是您的女儿了！”说着，就向敏慧怀里扑来，敏慧肚子一阵疼痛。真主微微一笑，转过身去，清瘦的身影慢慢飘远了。急得敏慧顾不得疼痛大叫：“真主……”

“夫人，醒醒，敏慧，醒醒，真主在哪里？做梦了吧！”

敏慧睁开眼睛，肚子疼得厉害，脸色苍白，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粘湿了乌黑的头发。密丽罕一看，立时明白了，夫人要生了，隔着窗口喊：“买买提，快打一盆热水来！”买买提应声而到，端了一盆热水，放在门外，说了声“我去找少爷”，就跑出去了。

密丽罕把热水端了进来，见敏慧脸白如纸，疼得在床上轻轻呻吟，却强忍住没有乱动，汗珠顺着敏慧的脖子往下流，头发已经湿透，枕头濡湿了一大片，湿透的内衣紧贴在身上，密

丽罕看了心疼，拿白布轻擦去敏慧脸上的汗。

天色昏黄，雪很大，买买提出门没多远，就碰到往回走的阿里和卓。

“和卓回来了！”院子里响起了买买提的声音，声音未落，阿里和卓就走了进来，惊叫道：“敏慧……”

见爱妻痛苦难忍，他的心也跟着揪疼，却没有一点办法。

“少爷，夫人要生了，您就在外面等着吧。”密丽罕把阿里推出门外。

阿里背着手在外焦急的走来走去，不时地瞅瞅昏黄的天，那大片下落的雪花像石头一样砸在他的心上，郁闷更加沉重，敏慧的每一声呼叫，都在阿里已经焦灼不堪的心上又添了一把火。忽然，整个屋子红亮起来，红光透过门缝和窗棱散射出来，天地似乎在一瞬间明亮了许多。阿里一惊，快速地推门而入。红光慢慢散去，一种奇异的香味溢满室内，与此同时，他听到了婴儿清脆的哭声，失神的密丽罕呆在敏慧的床边不知所措，孩子的哭声使她回过神来，她手脚麻利地用热水把孩子擦洗干净，洗过的水散发出一种幽幽的异香。密丽罕拿起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羊绒毯子，裹紧了粉白如玉的婴儿，抱给阿里和卓看，高兴地说：“恭喜少爷，是一个小姐，快看她有多美，少爷快看，夫人出生都没有她美呢！奇异的很，她身上生来就有香味，不象花香，也不象粉香，夫人的房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熏过椒兰了，看来是小姐身上自己散发的香味，真是奇异！”

阿里惊喜万分，他和夫人情深意笃，五年前他们有了个儿子，他早就想要一个美如妻子的女儿，“真主保佑，天随人愿，使我夫妇能得此灵儿！”他把孩子抱给妻子看，右手抱孩子，腾出左臂拥住虚弱的爱妻。窗外，雪已经停了，世界一片银白，清凉圣洁，白得像要把人的灵魂淘洗干净。

阿里紧锁的眉头因女儿的降临舒展开来，许久不见的喜悦挂在他的脸上。看着怀中的爱女，悲哀再次浓集心头，在这样艰难动荡的时候，如此娇美的女儿实在不该出生，更不该生在这战乱四起的回疆，不该降生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的阿里和卓家！他是和卓，身上流的是穆罕默德的血，每日里眼看着回人惨遭准汗蹂躏，看着准兵在回疆横行霸道，更可恨的是，回疆子民自己食不裹腹，还得向准汗每年交纳十万滕格银，只要能把准兵赶出回疆，他死有何憾！

但是准汗噶尔丹策零太强大，又正值壮年，身躯魁伟，体格健壮，一双大手能将八十斤重的大斧挥舞如飞，弯射劲弓，百步中的。平日他便是不怒而威，当心中不快时，总是紧皱眉头，目闪怒火，动辄大开杀戒。不仅是准汗策零面相脾气使人害怕，更令人慑服的是关于他赫赫武功的各种传说。他的伯祖父就是当年威震西北辖地数万里拥有几百万臣民的准噶尔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伯祖父死后，噶尔丹策零重整旗鼓，建立新准噶尔汗国。汗国初建时，清朝皇帝雍正钦派两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各领战将百员雄兵十万，杀向准噶尔，欲图剿灭准部尽擒汗台吉。噶尔丹策零勇于顽抗，并巧施计谋，大败清军于和通泊，斩杀清朝副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十余员，大获全胜。从此新汗名扬天下，威震西北。这样威风凛凛的大汗，能不叫人心惊胆战俯首称臣吗？回人怎能不惧其威！

如今义军只有几千人马，要和威震西北的准汗抗衡，实在很难。想到此，阿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敏慧看着丈夫一会儿喜上眉梢，低头逗弄女儿，一会儿仰天叹气，满脸忧郁。她理解丈夫，他们夫妻十年，心息相通，阿里这几年来在做什么，她隐约知道一些，她又何尝不痛恨准汗，做梦都盼着能把准兵赶出回疆，这里的草原大漠属于百万

回人，但要和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作战，谈何容易？她不愿丈夫心里太苦，默默地走过去，从丈夫怀里接过孩子。她没有告诉丈夫，在女儿出生前她做的梦：安拉把他的侄女莹魂公主降生在我们家，女儿身上的体香和梦中莹魂公主身上散发的香味一样，这是安拉给我们无比的恩赐，这是回疆吉祥的预兆。对真主那个神秘的微笑，她一直猜不透。如果女儿真是圣女转世，很可能招来各种祸患，为了女儿的安全，她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

虽然敏慧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女儿的身世，不过十天，整个叶尔羌的回人都知道了。阿里和卓新添幼女，生来身有异香。满月那天，阿里给女儿起名买木日艾则木。特地请来了玛罕木特教主，给女儿洗礼，取教名伊帕尔罕，伊帕尔是麝香的意思，罕是维族女子名字最后常用的一个字，伊帕尔罕意为香姑娘。

洗礼完毕之后，玛罕木特教主取出自己的玉鹰护身符，挂在伊帕尔罕的脖子上，抱着孩子和悦地说：“这真是真主赐福给回疆呀，阿里和卓！”

一个月过后，雪早停了，天依然阴笃笃的，远远的一队人马飞驰而来，大道两旁的人急忙躲闪，来不及躲开的人摔倒在地，准兵的战马腾空踩过，被踩的回人在地上缩成一团，喊都没喊一声就断气了。准兵过处，黄尘飞扬，久久不散。

准兵在玛罕木特教主家门前紧急勒住了马，长官模样的准兵拿出准汗敕谕：“大汗有令：‘叶尔羌拖欠赋税十万腾格银，玛罕木特身为教主故意违令不遵，藐视准汗，五大伯克办事不力，一起押解到伊犁大都屯田放牧，即日起程；叶尔羌事务交由阿里和卓管理，所欠税银限时一个月交清；调配五千叶尔羌

壮年男子服徭役，十日内出发！”

教主跪地接旨，枯瘦的脸上倒很平静，看不出半点惊讶或者是愤怒，单薄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倒下，靠着对圣教的无比虔诚的精神支撑着他，使他忍受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一个随时准备为圣教殉身的人，还有怎样的灾难不能承受呢？

准使宣读完毕，准兵就去解押教主。当时阿里和卓的哥哥木萨和卓也在教主家，木萨听完准使宣读，不禁愤怒难当，站起来斥责道：“叶尔羌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回民饿死十有四五，准汗不体恤民情，不加赈济，反而变本加厉，如此敲骨吸髓地盘剥，回人哪有活路可言？”木萨和卓素知噶尔丹策零的残暴，清楚他会在伊犁老巢怎样折磨教主。

玛罕木特教主在叶尔羌的威信很高，十万回人对教主奉若神明，极为敬爱。准汗惟恐回人起事，才想出如此毒辣的计策，押教主去伊犁作人质。先前，玛罕木特在伊犁准汗的地牢里关押了五年。那五年，他白天在田野里进行繁重的劳动，晚上住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使玛罕木特教主落下了一身的病。教主年迈体弱，又经年为回人祷告打坐，每日只吃很少的饭食，再去阴暗的地牢，教主衰弱之躯怎堪折磨。木萨和卓实在为教主担心，他上前一步说道：“我木萨愿替教主去伊犁屯田放牧。”木萨和卓表情决绝。教主轻轻地摆摆手，示意他别再说了。

“你，噢——你就是木萨和卓呀！”使者恶声恶气地说，“你想代替教主，还没这个资格，给我抓起来！”后面立刻有两个准兵上前扭住木萨和卓。

“放开他。”一个平和的声音传来，声音不大，却自有一股威严。

准兵来使一愣，朝玛罕木特教主看一眼，停了下来，望着

玛罕木特教主说：“放开木萨和卓。”

木萨回过头来，看见教主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正对着自己的胸口。玛罕木特看着准兵放开木萨和卓，才扔下匕首，伸手扶起木萨，轻声说：“木萨，帮阿里照顾好叶尔羌回人，我已是行将就木之人，别为我担心。”教主说完，进屋里简单地收拾行李。

次日清晨，玛罕木特教主和叶尔羌的五大伯克出发前往伊犁。阿里和卓，木萨和卓，教主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还有敏慧夫人抱着小伊帕尔罕也跟在后面。人人心情沉重，默然地走着，谁也不愿打破这沉默。清冷的风掀起路上行人的衣裾，涨满宽大的衣袍，寒气从心底涌起，谁都明白，教主这一去，必是凶多吉少，准汗嫉恨教主多年，此次好不容易找到借口，怎能轻易放过教主。敏慧眼里噙满泪，却只能往肚子里逼，强忍住哽咽声，惟恐自己的哭声带给大家更多的悲伤。

教主停了下来，“就送到这里吧。”他握住阿里的手，说：“阿里，叶尔羌十万回人交给你了，一定要谨慎从事！”教主望着阿里和卓，深陷的眼睛闪出一丝亮光。

“教主，您一定能度过此劫。我们等您回来，叶尔羌十万回人需要您。”阿里和卓沉痛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教主抬起左手止住阿里要说的话，“阿里兄弟，我们同为穆罕默德圣裔。我才智鲁钝，生性怯懦，没能照顾好回人，安拉把他们交给你了，带他们脱离苦海，重现自由！”

玛罕木特教主走过来，从敏慧夫人怀里抱过伊帕尔罕，一股淡淡的幽香迎面扑来，小伊帕尔罕娇美的小脸粉嫩，笑靥如花，黑漆漆的大眼睛紧盯着教主慈祥的面容。“这是真主安拉赐给回疆无与伦比的珍宝，好好教养她，她会给回疆带来福气